

# 明代科舉圖鑑

龔篤清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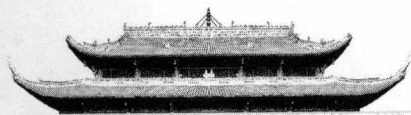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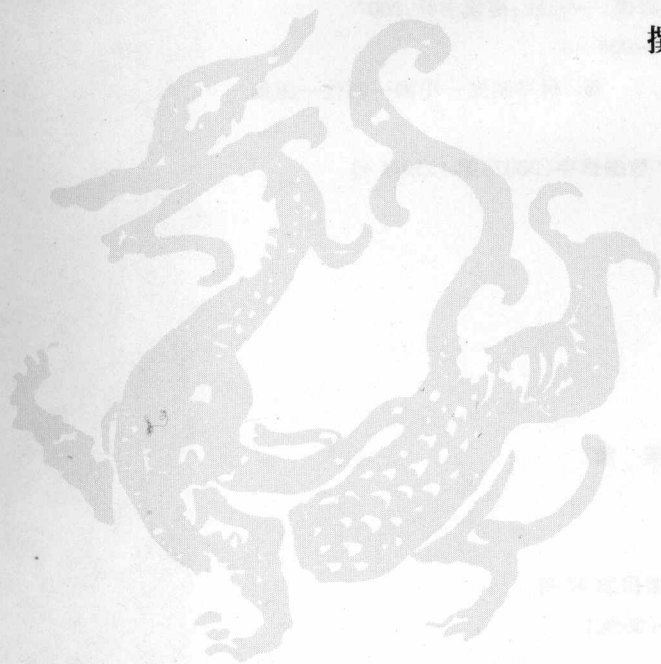


岳麓書社



# 明代科舉圖鑑

龔篤清 撰



岳麓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科举图鉴/龚笃清撰. —长沙:岳麓书社,2007

ISBN 978-7-80665-935-9

I. 明... II. 龚... III. 科举制度—中国—明代—图集

IV. D691.34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5945 号

## 明代科举图鉴

作 者:龚笃清

责任编辑:曾德明 吴 茵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24.5

字数:700 千字

印数:1—4,000

ISBN 978-7-80665-935-9/K·248

定价:48.00 元

承印: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龚笃清** 从小即喜随意杂览，学无常性，却也积累了足以自娱且杂七杂八的知识。也曾卸过砖窑，也曾扛过货包，艰难困苦磨出了一股倔犟，却使得书剑蹉跎，饱经磨难。1982年有幸从北师大钟敬文先生手中领得一纸硕士文凭，便舍身出版事业，曾参与过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的创建。为文全凭兴趣，兴之所致，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不见来龙去脉。也曾写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也曾弄过新闻报导，也曾写过公文材料。有中短篇小说集《色癡》及《黑白朱元璋》等数部长篇小说问世。近年转入学术探究，出版过《冯梦龙新论》、《明代八股文史探》、《八股文鉴赏》，钻研点人弃我取的学问。曾立下“余生只合读晚明”的志愿，正在着手《晚明八股文史》和《晚明八股人物》的撰写。

现为广东韩山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 明代科举概述

——代序

### 科举文化已不如清代女人足下的三寸金莲

有谁能够料到，同为清朝废弃物，世人对千年科举文化的了解竟比不上男人脑后的一根辫子，妇人足下的三寸金莲。时至今日，有人可正确讲出辫子的结打方法和功用，知道张勋复辟时辫子军的辫子是如何神气，辜鸿铭那句剪掉我头上的辫子容易，要剪掉你心中的辫子是如何艰难的名言是何等的深刻；能细数三寸金莲的由来及发展，博物馆中还有实物可让你领略它的真容。而科举就没有这份幸运。它成了书架最底层的一部满是历史风土的线装古籍，陈旧、错讹而难读。没人愿意去翻阅，更少人去细细品读、探究。它成了电视剧中的胡编乱造，文人笔下的胡言乱语，讲坛上的胡说八道，似是而非，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一些精神营养不足，既少信仰，又不想花费精力，却求文史速通者，则将三五善于鼓唇弄舌、喜打诳语、善于“忽悠”、浪得虚名者奉为神明，鬼话遵若真经。长此以往，史将不史，哪还有科举的真面目！这是历史的悲哀，抑或是民族的悲哀？真个是弄不明白，只得学辛弃疾言愁，来他一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而百多年前，虽到末世，科举还是那么风光，那么神气。金榜一出，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仍然驰名天下，人人艳羡称颂，个个耳熟能详，成为永不消歇的话题。追星族成行成列，远胜过今日的许多歌星。虽然那是科举造成的功名情结的外化，但也不乏对知识的尊崇，对文化的敬仰。今天，功名情结仍盘踞在中国人的心中，

或激励人们奋力向上,或诱使人们去苟且钻营,而世人却难知科举真面目,这岂不是一种讽刺?

科举,也曾疯狂过,曾弄得那么多人如癫似狂,甚至人性扭曲;也曾荣耀过,曾拥有那么庞大的追星族,曾给过多少人荣华富贵,将万千接受了儒家道德教条的贫寒士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官僚队伍中,成为传统宗法专制制度下吸收人才最为有效的途径。虽然这条路上充满了坎坷,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一些饱学之士,才情横溢者因种种原因并不能保证入选,而一些智力平常,甚至科场作弊者也挤入了入选者之列,故有“一命二运三风水”之说。可是制度保证了它的相对公平性,它确立了一个超越等级、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各等级一视同仁地享受了“学而优则仕”的权利。故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它那样牵动过亿万人的心弦,受到过平民百姓的真诚拥戴,对中国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士风民俗起到过巨大的陶铸作用。千多年来,科举一直维持仕途的门户开放,并藉由人才再生的周期循环,使统治阶级队伍产生了汰劣选优的效应,形成一股文化的凝聚力量。

尽管科举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加上相沿日久,条规日趋繁密,于人才的束缚也愈益苛严,负面效应日渐增大。但对绝大多数读书人而言,由科举求功名,确是最为公平,最受推崇,也最吸引人的一条路。张岱说过:“甲第科名,至艳事也。黄榜一出,深山穷谷,无不传其姓氏。”(康熙《会稽县志·凡例》)在明清两代,别说是中了举人,更别说是中了进士,即便是考中一个秀才,绝对会有人连夜摸黑走上百里崎岖山路去鸣炮报喜,方圆十里都会为之称羡不已。科举在中国人心中造就了挥之不去的功名情结,就连胡适这样吃过多洋面包,服膺西方文化,曾被人骂为洋奴的大学者,也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参加过童试却未弄顶秀才帽子戴戴而扼腕叹息。

科举到底为何物?从字面上说,科举是分科举人,也就是分科来选拔官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是科举的基本理念。它遵奉的是不论门第,不讲贫富,自由报名,公开招考,论资参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取中授官的原则。比起只问出身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及充满人为因素的荐举制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千餘年间,凡言科举可使草野寒士登进有路,不问出身,不假凭藉,白

衣可致公卿，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原因便在于此。

于统治者而言，科举是为国选才，它是捕鸟网下的那堆谷粒，可将天下英才聚而网之。

于个人而言，它是脱贫致富，显亲扬名，实现个人价值的通道。于贫寒士子而言，它是漫漫寒夜在泥泞中跋涉者手中的火把，照亮了前行的道路，给予了人生的希望与些微温暖；它是饥馑之年，朝廷开粥厂散发给饥寒者的一碗浓稠的稀饭，给人以生命的力量，化解了士子的不满与怨愤。故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

### 明代科举为“三三八”制

科举滥觞于隋，奠基于唐，成型于宋，鼎盛于明。明太祖朱元璋在托钵云游和长期的砍杀征战中洞悉了人情的真伪，懂得人的贪欲是把双刃剑，既可推动社会的发展，又可破坏社会的和谐安定。他懂得儒家正统思想是遏制人的贪欲，引导人们去修心养性，实现自我和谐的有效工具，关键在于你如何利用。于是，他精心构制，使明代科举取士制成为既能向广大士子灌输孔孟之道，促使其自觉地修养，遏制贪欲恶性膨胀，又能满足人的正当功名欲望的利器。

在朱元璋及其子孙的努力下，明代成为一个科举世界。地无分南北，人不论老幼，家不管贫富，都艳羨科举，把科举看成“极荣极贵之事”，人人“猛省秀才脱壳之好处”及“秀才没下梢之不好处”，全副身心去攻读《四书》、《五经》，“《四书》、本经无一章一句模糊不明”，性理纲鉴亦“领略记得”，论、表、策亦“识得体段”，然后下笔，件件来得，做一个“不怕考秀才”，便可登科登第，光宗耀祖（见唐文献《唐宗伯文公集》卷十六《家训》）。明代社会，举凡政风、士习、民俗，几乎所有的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科举气息。科举成为读书人须臾不离的布帛菽粟，是统治阶级培养、识别、控制、选拔士子的最有效的手段。

明代科举取士制空前完备而复杂，达到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致使清代统治者即便雄才大略如康熙、乾隆也只有照搬照用

的份,不过随时代变化而略加修订而已。也使得当代许多言明代科举者经常张冠李戴,指清为明,弄出无穷笑话。不过,只要我们对一番深入探究,便可吹糠见米,化繁为简,只用“三三八”制,即三级学校制,三级考试制,八股文写作,便可将明代科举制度包举无遗。“三三八”的制度将明代科举构建成一个系统工程。养士在学校,取士在考试,考中与否看八股文。写作八股文是学校的主课,非学校出身者不能参加科举,非科举者不得授官,要想当官就得入校读书。明代科举制的各个组成部分就是这样紧密关联,环环相扣,相互啮合,缺一不可,有序驱动的。

### 明代三级学校豢养储备大批应科举的八股人才

三级学校制是明代科举制的基础。最高一级是中央的国子学,又叫国子监,也叫太学。中级是地方的府、州、县儒学。初级为散布于城乡的社学。这三级学校为明清两代的大学、中学、小学。明代无地不设学,无人不纳于教,学校覆盖面之广,数量之多,世界罕见其匹。儒家正统思想,经过三级学校,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对改造国人思想,铸造其灵魂,实现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自我和谐发挥了巨大作用。

国子学的学生通称监生,或国子监生,或太学生。因学生出身不同,监生名目也不一样,计有举监、荫监、例监、贡监之别。

举人会试下第,择其优者送监读书,以待下科再考,是为举监。

荫监为功臣或死难者及品官子弟,即靠父祖荫庇而得以入监读书者。类似今天受优待的功臣、烈士子弟,及靠父母官高权大而入校读书的官员子弟。

例监则是平民百姓中无本事却有银子,花钱买指标入监读书者,类似今天的自费生。

国子监学生的主要成分为贡监。明代贡监又有岁贡、选贡、恩贡、纳贡、拔贡之别。

贡生之制,系朱元璋为解决府、州、县学生员的出路,稳定其向学之心而创制的。在明、清两代,地方儒学生员不能出仕,只有进入国子学才能得官,这便是《明史·选举志》中的“学校起家可不



由科举”。地方府、州、县学生员除开应乡试，中举人外，别无出路。而每科乡试举人名额有限，年长月久，地方儒学中积压的人才越来越多，不解决其出路问题，在校生员易生懈怠，甚至生不满之心，会危害学校储才以应科举的基本国策，加上国子学也在不断扩招，所以便实行府、州、县学按分配的指标向国子学贡献学生以解决资深秀才出路的制度。这便是贡生的来由。

府、州、县学每岁按定额贡士于京，入国子学肄业，故称岁贡。各学岁贡的名额屡有变动，弘治、嘉靖间定府学每年贡二人，州学二年贡三人，县学每年贡一人，遂为永制。岁贡初定“必考学行端庄，文理优长者”充当，但法行日久必生疲弊，其后但以食廩年深者出贡，所以岁贡多年老衰颓之士。他们自己也唯愿去当教官而不愿入监读书。不过，岁贡的学问还是好的。因为他们都是资深廩生，而廩生不是终身制，在提学使主持的三年二考的岁试、科试中考优等者才能保住位子，学问不好，就当不了资深廩生。

岁贡因系挨次而升，衰疲不振者十常八九，且只讲资格，英才多滞。为弥补这一缺陷，每三年或五年进行一次考选，不分廩膳、增广生，都可参加，是为选贡。选贡既看考选时的成绩，又看平时成绩，以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充贡。选贡既不拘资格，各式生员都可参考，兼顾平时，选优充贡，所以选贡多英才，入监读书课试辄居上等，拔历诸司也有干才。但万历时以非祖制而罢停。至崇祯年间通考府、州、县学生员，各取一人，贡入国子监，名叫拔贡。拔贡为所有生员中择优考选，各学只取一人，故多英才。

恩贡为国家庆典之际，或有新君登极诏书，即以当年应出贡的岁贡正贡充当之，而其次即为岁贡。

纳贡即在学生员不想熬年头挨贡，更不想受地方儒学三年两试的小考之苦，家中又有几个钱，便自己出银子买个贡生指标而充当者。纳贡与例监的区别在于，纳贡必是生员，而例监则只要老子有钱，管他什么学问不学问，哪怕是目不识丁，都可援生员之例，纳费入监。这些人称为民生，又叫俊秀。若肯用功，将来还有出路。但这种人都是财大气粗者，有钱而不愿吃苦读书，无法考个秀才，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才去花钱买件监生襦衫穿穿，混上几年，也可弄个官儿当当。即便当不了官，有了监生头衔，见了县官可以

不跪，死后神主牌位上可写太学生或国学生头衔，总是光彩事。不过，例监之设，流品渐淆，国子监生的素质下降，带累整个国子监生队伍都为世所轻。例监的尴尬处境，从其得官情况即可看出。同处太学，举监和贡监可得选为府的佐贰（府丞、同知、通判），以及州、县官，府、州、县学教官。荫监得选为中央部（六部）、院（都察院）、府（詹事府）、寺（太常寺）、司（通政司）等处小京职。二者均为入仕的正途。例监则只得选为州、县的佐贰（州同、州判、县丞、主簿）、布政司、按察司、府的首领官（如典史之类），小京职如光禄寺、上林苑之属，且终身成异途，受尽白眼。纳贡视例监稍优，其实没多少区别。这也是花钱买指标混文凭者应得之报，可见明代统治者中还是有明白人。

监生在监，吃穿住全包，监生的校服襦衫，还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亲自设计的。有老婆孩子的，可携来陪读，另有红仓供给食米。学生还有探亲假，不仅发给路费钞，还特发新衣一套，让他们穿得光鲜鲜地回去，享一享衣锦还乡的滋味。春节、元宵还另发过节费。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给你吃好喝好穿好，那你就得认真真读书，规规矩矩做人。朱熹注的《四书》、《五经》是钦定教材，八股文是必修功课。因为监生以应科举、中举人为前程之首选。考不中举人，走不通科举之路，才去历事当个小官。五十六条监规，是学生必须严格遵奉的行为规范，一旦违反，轻则痛杖，重则充军杀头。在这么严厉的政策下，学生们只得规规矩矩按监规约束、塑造自己。

国子监的管理人员与师资队伍的水平一般都较高，足以胜任其职，特别是祭酒（即校长）一职，多为有德有学之士，许多堪称名师。随着科举的日益受重视，进士与举贡分为二途，卿相皆由进士出，于是在学的人才皆愿走科举之路，人才也大多被科举所网罗。科举日益重，学校便日益轻，结果欲培养综合型高级人才的国子学主要成了科举人才的储备之地，使得其教育功能受到破坏，学校的养士作用便逐渐丧失。监生也成为一种资格，一可出应乡试，二为候选官吏。

地方府、州、县儒学为三级学校制中的中级学校。府学以教授为主官，相当于校长，一般以进士担任。州学设学正，掌一学事务，

实际上即是后来的校长，一般由举人担任。县学校长叫教谕，一般由贡生担任。府、州、县学均有训导，相当于副校长，主管教学，大多由贡生充任。地方儒学以《四书》，主要以《五经》六科（礼、乐、射、御、书、数）教授学生，以八股文写作为日课而月程之。

府、州、县学的学生叫生员，俗称秀才。明、清两代生员分为三等，即廩膳生员、增广生员、附学生员。

其始，各学生员数额有规定，这些人国家月给廩米六斗作廩膳，家中可免二丁差役，故称廩膳生员，简称廩生。二等为增广生员。因到后来，读书人日益增多，在原定名额之外又行增广，今天叫扩招，这些人便叫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及其既久，人才愈多，又于额外增取，说白了是再度扩招，附于诸生之末，故叫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不食廩，但廩生不搞终身制，在三年两次的岁、科试中，若原有廩生成绩不好，便会降等，不再享受公费，而改由成绩考为优等的增广生员递补，空出的增广生员名额则由附生中岁考为一等前列者补充。明代便是用这种激励机制来鞭策地方儒学生员发奋读书的。

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虽不食廩，但家中均可免二丁差役。可别小看了这项规定，明朝里役负担很重，一个有二十亩田地的中农，若家里不出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非倾家荡产不可（见《温宝忠遗稿》卷五，《士民说》）。当了秀才，还有法律特权，他们犯了法，非经学校除名，不得用刑打屁股，在县、府衙门上见了官不必下跪。秀才出门，可叫门斗张着油伞引路，颇有几分准官员的架势。

设府、州、县学的初始目的在教育，在养士，储才应科举只是其次之任务。随着科举日盛，内外重要职位尽归进士，而举人贡生在太学者，要循资待选，至年老始得一官，且积久不得升迁，与进士判若天壤，于是不仅国子学，连府、州、县学也成为科举附庸，成为储备乡试人才的场所。生员的全部目的在于应乡试，走科举之路。出贡当贡生只是解决走不通科举之路的老年廩生出路的一种无奈之举。成为科举附庸后，学校考核生员，只以能否录科和出贡来衡量优劣，其养士功能逐渐丧失，储士功能日渐加强，地方儒学的教育功能便日渐衰退，以学校作为灌输儒家正统伦理道德观和培养其办事能力之目的便逐渐落空。学校生员除全力以赴学习八

股文写作以应科举之外,其他课程基本废弃。这有点像今日的中学,所有人员的心思全放在应高考之上,与高考关系不大的课程虽设也无人重视。时空相距何其遥远,而两种现象却如出一辙。

生员入学,最初系由巡按御史、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官挑选青年才俊荐任。后经过一定的考试手段选充。到正统年后,设提学官,专门提督学政。南北直隶由御史,各省参用按察司副使,或佾事担任。提学官在三年内要依次到省内各府两试诸生。一为岁考,又叫岁试,检查在学生员的学业。所有生员除特殊情况须请假批准外,一律要参加。缺考以后要补。考试成绩分六等。凡考在一等前列的增广生员,视廩生有空缺,依次递补,附学生员则可补增广生员。一二等给赏;三等者依原有等级不动;四等要挞责;五等则廩生、增生各降一等,附生则降为青衣,即不准穿襦衫,改穿青色衣服,以示轻贱,但仍为生员,发归社学;六等革去生员资格。第二次考试则取一二等为科考生员,录送参加乡试,叫做科考、科试,又叫录科。不想应乡试者可不参加。科试或补廩生、增生,或出贡,或给赏,均如岁试。三等不准应乡试。三等以下者罚。但科考平常至三等为止,故极少有责罚、降等、黜革之事。提学官在进行岁、科试后,即在府主持童子试中的最后一级道试,合格者被录取为生员。

明代学校的最低一级叫社学,建在城厢或农村的乡里,有如今天的社区小学或乡村小学。社学与私塾不同,虽同为童蒙之学,私塾为民办;社学虽有民助,实为官办。其教师由府、州、县官择优聘请,社师优免差役,并量给廩饩养赡,受有司督察。社学为对生童进行教化之所,是地方儒学生员的主要来源。在明初,地方府、州、县学生员多系挑选社学中的少年才俊之士充任。实行生员考试选拔制后,考生主要来源于社学。社学学生虽不享受免费食宿,但免书籍与学杂费,有点像今天的义务教育。社学的主要教材为《四书》、《五经》,主要是熟读背诵,另要学习八股文写作,练习书法。但社学学生并不是生员,只有岁考考为五等,降为青衣发归社学学习者才享有生员资格。其他社学学生非经荐举,后来则非通过童子试被提学官录取,不得入府、州、县学。

## 八股文写得好不好,到三级考场中检测一下,好就给你个官做

明代科举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为两个三级考试制。

明代科举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选拔具有儒家正统伦理道德观的优秀人才,以之充任政府官员。明代学校承担了向士子传输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任务;三级考试制则承担检测士子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及对其把握的正确程度,从中挑选优秀者出仕当官的任务。三级考试制成为促使学校的学生刻苦攻读、揣摩儒家经典,并以之规范自己言行的动力。这种设置可以反映明代统治者对科举制度构建的巧妙。

第一个三级考试制为童子试考生员。

明初,生员靠举荐,后来则由巡按御史、布政司、按察司和府、州、县官考录,但考试不正规。科举走向规范化之后,录取生员必须经由县、府、提学道三级考试,俗称童子试。只有通过三级考试的人才能成为秀才。

童子试的第一级为县试,凡读过书的人,除倡、优、皂、隶之子弟及有重丧在身者外,均可至原籍县衙礼房报名参考。县试由知县主持并阅卷,取中后送府参试。

童子试的第二级为府试。县试取中者由县造名册赴府参试。府试由知府主持并阅卷。取中者造名册报提学道衙门,参加提学官举行的童子试中的第三级即道试。府考取中者即称为童生。童生虽算不上科名,但他毕竟闯过了县、府两关,学问总还有一点,故也受社会尊敬。

道试由提学官赴各府主持岁、科两试时举行。先考生员,再考童生。取中者叫生员。道试未取中者无论年纪有多大,哪怕白发苍苍,年过七十也只得称童生。童子试取中者称附学生员,分发至府、州、县学学习。

现在有许多人弄不清童子试的程序,常认为考秀才只要通过县试,最多通过府试即可。殊不知那是明初科举制未成熟时的做法。科举制走向规范化后,考生员必须经过三级童子试,缺一试都不可。

明、清两代，三级童子试很难考。童子试主要考八股文，且全是极难做的小题。这些小题系将《四书》、《五经》中的句子砍头去脚，或肆意截搭而成，思路极难理清，题旨极难把握，下笔自难成文。故一些有钱人家子弟情愿花钱买个监生直接参加乡试，也不愿去应童子试考秀才。而在民间，人们把考取生员看成是很荣耀之事，称之为小登科。乡试、会试、廷试皆得第一者叫连中三元，人们把童子试中县、府、道试皆考得第一者称为连中小三元，可见当时社会对童子试之重视。

乡试、会试、廷试为明、清科举的第二个三级考试，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功名之诱是这个三级考试的原动力。

乡试为第一级考试，定每三年大比，于子、午、卯、酉年八月在南北直隶府及各直省布政司所在地的贡院举行，故称秋闱。考生为经过了录科的本省生员；国子学生或回原籍，或在顺天府，或在应天府录科应试。

万历以前，南北两京的乡试主考皆用翰林，各省考官则由布政司、按察司同巡按御史共同推举年富力强、学行兼优的教官充任。万历以后，各省主考由朝廷派翰林院编修、检讨，或科道、六部属官担任，同考官亦用进士出身的地方官，教职仅用一二人。

乡试中式者为举人，又称孝廉。文徵明在《送周君振之宰高安叙》中说：“国家入仕之制虽多途，而惟学校为正。学校之升，有进士，有乡贡，有岁贡。……乡贡率三年一举，合一省数郡之士，郡数千人而试之，拔其三十之一，升其隽者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是一种科名，即是资格。有了这种资格经荐举或考选便可直接出仕当官。经过关防严密的考试，取得资格再依成绩高低授官，这是一个防止跑官、买官的有效措施。到明代中叶之后，举人出任的官不仅小且差，还不能担保个个都有官做。因到这时举人数量日渐增加，而官位只那么多，僧多粥少，分配不过来，在家待岗者大有人在。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生，既不像过去那样国家包分配，也不能保证个个能找到职业，有的只得在家待业。

不过，举人即使不当官，仍属乡绅之列，在明代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据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中说，明代士子凡考中了举人，报信的人都拿着短棍，从大门打起，把厅堂的窗户都打个稀烂，叫

做“改换门庭”。工匠则跟随其后，立时整修一新，从此永为这家的主顾。接着，有同姓的绅士来同他联谱，认做一家。招女婿的也登门了，拜老师的也来了，口口声声称门生。只要一开口，便有人送上白花花的银子。出门则可坐大轿，有人拿扇掌盖。《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一回中也描述了这种情景。

考中举人后，可无限制地参加第二级的会试。

会试于乡试的次年，即辰、戌、丑、未年二月在京师举行，故叫春闱。各省举人赴京会试由国家发放交通、住宿费，可由驿站备车、马代步。会试由礼部主持，又称礼闱。会试阅卷按《五经》分房，同考官到万历之后有十八房之称，不过这只是一种统称，数目并不固定，不同时期有不同数目，视阅卷需要而增减。

会试“合数省所举之士数千人而试之，拔其十之一”（文徵明：《送周君振之宰高安叙》），考中者称中式举人，第一名称会元。

明代乡、会试都要考三场。每场考一天，半夜点名入场，天黑交卷，未做完者发给三支蜡烛，蜡烛点完则必须交卷。诸生各有一间席舍，叫号房，有军士一人看守。第一场试士子认习的本经题经义四道，《四书》义三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中任选做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三场之设，凝聚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培养、选拔人才的无尽苦心。先以经义来观其穷理之学；次用论、表以观其博古之学；终用策问，以观其时务之学，务期选拔又红又专之人才，用心可谓良苦。

试卷的开头，要自书家中三代姓名及其籍贯年甲，所习本经，盖所司印记。文中须避皇帝之名及庙号，否则为违规，试卷将贴出，不能取中。

明代童子试及乡、会试为保证公平公正取士，关防极严。考生不准挟带有字之纸入场，以防剽袭；也不准请人当枪手，冒名顶替入场代考，故三场童子试及乡会试入场都要搜身。童子试还要请廪生或贡生作保，保证入场者确系该人，及非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之丧者。乡、会试的考生用墨笔写作，叫墨卷。为防作弊，不许在卷中自序门第。墨卷弥封后要另由誊录所用朱笔誊抄一遍，叫朱卷，经对读所对读无误后送考官阅评。阅评用紫笔，取录排好名次后，方在大堂中调来墨卷，公开拆卷，与朱卷比对无误后方在榜上填

上取中者姓名予以公布。考官一入贡院，则封锁内外门户。外面由提调、监试等官负责维持考试纪律，巡查考场，防止内外勾结，通同作弊，叫外帘官。主考及同考官关锁在内院，叫内帘官。内外帘官各主其事，严禁交通，以防作弊。严格周密的关防措施，大大减少科举考试的作弊几率，保证贫寒子弟能与其他人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公平竞争，择优录取。

会试中式者不能直接出仕，要经过最高一级考试，即由皇帝亲自出题策问的廷试，又叫殿试。殿试用权臣中文学优长者阅卷，叫读卷官，由他们共阅对策，拟定名次，由皇帝临轩钦定。有时名次依读卷官所拟，有时有所更动，全凭皇帝喜好。但殿试不黜革，只分名次高低。然后传胪唱第。

殿试中式者分三等，称一二三甲。一甲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二甲第一名称传胪。

明代重进士，高第者入翰林院，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得考选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有点像今天的社会科学院，庶吉士则为研究生，奉旨写作，搞点研究，储材待用。明代自天顺年之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始进之时，已公认为未来之宰相。

明代进士出身为甲科，举人出身为乙科。到中叶之后，进士与举人的前程判若天渊。朝廷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即便是同为地方官，重要州、县，油水足的富庶之地必给进士，举人只能得边远贫困之缺。其升调之法也不相同，进士当县令者，不管其政绩才干如何，必获首荐，朝中六部、都察院首先选调他们去任职，不上几年，即可得御史、部曹等职。举人则只能沉沦外僚，但就常调而已，顶多当到知府便打止。

新科进士，除授翰林官者外，其余的京职或授给事、御史、六部主事、内阁中书、鸿胪寺行人、大理寺评事、太常、国子学博士等职。外职则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职。明代中叶之后，进士上任做官，车、马、跟班、衣服用具、饮食花费、日常开销，统统有人上门支应，用不着自己掏腰包。也正因为科举不论出身门第，只要考试成绩优秀，便能获荣华富贵，便使明代人个个艳羡功名，全社会都把



科举视为“极荣极贵之事”，在中国人心中造成了极重的功名情结，直至今天仍在困扰着中国人不能自拔。地无论城乡，家无论贫富，都要送子女去应高考。年年在家长和考生中出现的那种紧张、狂躁的高考综合症，以及舞弊、奔走钻营的丑事层出不穷，不就是科举的重演，功名情结的外化吗？

### 考得上考不上，全看八股文写得怎么样

八股文是明代科举制的灵魂，是用以培训、选拔具有儒家世界观和一定思维能力、政治文化素质之官员的最有效工具。自唐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在探寻用科举来控制、改造士子思想的办法。王安石以经义试士即是因为诗赋不利于向士子灌输孔孟之道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几百年间，花样翻新，却苦无良策。八股文一出，这一难题便迎刃而解。

八股文又叫制义、时艺、时文，是明代科举经义的一种俗称，系朱元璋与其谋臣刘伯温为培养、识别、选拔具有儒家正统观念，又有一定思维能力、政治文化素养的政府官员而精心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

八股文有四个特点：一是文题必为《四书》、《五经》中的字句；二是阐发题旨必依据朱熹传注；三是要入口气代圣贤立言；四是有特殊文体格式：先破题、承题，再入口气起讲；其标准体式的正文部分，必须用两两相对的四个有逻辑关系的对偶段落去阐发题旨的精义微言，在规定的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中将题旨阐发无遗。八股文的这四个特点，决定了八股文的经学内容。

与这四个特点相对应，八股文写作有三条原则：

一是要遵题、如题。八股文的题目决定了其内容，在写作时必须紧扣题旨，不得有丝毫走样，更不能违背。

二是在阐发题旨时既要依经按传，不违背程朱传注，又要深入开掘，有新的见解，最好是能够发掘出孔孟原生状态的思想来。这才是八股文界所推崇的能言前贤所未能言，足以补传注之不足的好文章。

三是要展开想象。一题入手，便要化自身为题中人物、代言对